

当
代
言
情
小
说

流水

书金◎著

作家出版社

流水



书 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水/书金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9
ISBN 7-5063-3059-8

I. 流… II. 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0934 号

流 水

作者: 书 金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李法明

版式设计: 三味书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11.25

版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059-8

定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一语激起千层浪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张大妈的脸上有了笑容，“你忙吧。”她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一件事，马上回转身，凑到梅英的面前，挤眉弄眼地趴在她耳边嘀咕一阵。

梅英震惊了。她的脸色发青，嘴唇哆嗦着：“真……真有这事儿吗？”

第二章 都是闲事惹的祸 18

中年女人一脸恶相，气势咄咄逼人：“你的耳朵聋了吗？我这么大的声音你都听不见吗？赶紧把药费给我交了！”

梅林的整个思维都混乱了。他找不到一个思维的平面来确定眼前的事实。当然，用他的思维逻辑根本无法分析中年女人的话的正常推理的来由：“你……这，不是……他妈的！”他又气又急，结结巴巴。

流水

第三章 好拿不是当理说 46

这句话像捅了马蜂窝似的，那大汉一拍桌子又咆哮起来：“谁说我是她的领导？嗯！谁说的？她讹你是她的事！与我有啥关系？！这件事我也听说了，根本就不像你所说的那样！”

第四章 玩的就是心跳 85

曲义珍住的房间的门是敞开的。梅青站在门口，一股带有酒味的很浓重的混合味道直入鼻孔。一个一丝不挂的男人，僵尸一样地直挺挺地仰躺在床上。一股寒气突然荡涤遍了她的全身，险些让她昏晕欲呕。望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梅青气愤得有些透不过气来。

第五章 骗你没商量 119

众人在女孩充满激情的指挥下，有节奏地唱起一首酷似日本歌曲。

歌声响起，众人都拉开嗓子，把内心的狂热尽情挥霍。嘈杂的歌声如狼嚎一般在梅林的头顶萦绕，使正处于迷迷糊糊的他有些毛骨悚然。

第六章 昔日夫妻分外眼红 153

梅青急得快要哭了。她轻轻地拍着桌子：“不



要这样，不要这样嘛！你们小点儿声……求求你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别吵了，别吵了好不好？有话大家坐下来慢慢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呢，有什么解不开的仇呀！”

第七章 不该发生的悲剧 189

梅英回转身来，一步一步地走到床前，默默地注视着熟睡中的丈夫。她的嘴角残留着一丝恶毒的笑，整个人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控制着，她的脑海变得狭小而偏执，思路也被固定在一条又窄又小的危险的轨道上。她不知道自己此刻到底想干什么，脑子里只转动着一种急切的可怕的念头。她猛地跳起来，双手扯过厚厚的毛毯，死死地捂住了丈夫的头。

第八章 老男人的放纵 235

女孩接过名片。心头有一种悸动的惊喜，她睁大眼睛望着他：“您是长远的总经理呀！哎呀，我知道长远，那公司挺大的。想不到能在这儿见到您，真想不到！我叫王娟娟，今年二十二岁。”王娟娟极力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好感，那双媚眼里充满了一股无法抗拒的亲合力。

流水



第九章 网上甜蜜蜜 273

茫茫傻傻呆呆地看着荧屏，那大大的感叹号仿佛是开心果的声音在键盘上跳荡，清晰地透出了他纯洁的友爱，字里行间洋溢着奔放大胆的热情。茫茫醉了，她第一次体会到异性爱的温馨。

开心果急了：“为什么？为什么？茫茫，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我的话伤着你了吗？”

第十章 震痛后的思考 310

有的悲剧就发生在一瞬间，来不及过多的思考。脱离灾难后的茫茫一直被深深的愧疚湮埋。她总说，如果不是为了她，楚叔叔也不会死。

闲暇杂记 340

写给江苏女孩夏晴 347

写在后面的话 350



第一章 一语激起千层浪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张大妈的脸上有了笑容，“你忙吧。”她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一件事，马上回转身，凑到梅英的面前，挤眉弄眼地趴在她耳边嘀咕一阵。

梅英震惊了。她的脸色发青，嘴唇哆嗦着：“真……真有这事儿吗？”

梅青紧紧地咬住好看的红唇，硬着头皮坐在椅子上。她也说不清是第几次被动相亲了，这次更加失望。

咖啡屋里很冷清，大概不到情人幽会的时间。

对面的男人穿戴整齐，样子温文尔雅。清瘦的脸上始终挂着不倦的笑意。

梅青默默地看着窗外。一头飘柔的秀发，一身雅而不俗的装束，都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独特的气质。

男人小心谨慎地审视着她的脸，目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非常满意的信息。

梅青感觉到了，心里极不舒服。想到大姐每天的唠叨，

流水

不得不强迫自己再坚持坐一会儿。

男人直来直去：“我姑姑跟我说过你的情况，我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梅青回过神来，一张带着特别微笑的脸映入眼帘。她礼貌地回了一个微笑：“该介绍的都介绍了。”

“你的条件不错。我们很合适，咱俩要是早认识就好了。”

“哦……”梅青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

“怎么……”男人感觉到了，“你认为我的条件怎么样？”

“你的条件很好，没什么可以挑剔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把事情定下来吧。我们都不小了，不需要讲究什么浪漫。过日子嘛，就是实实在在的。我的职位还能升迁，所以，我的确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妻子。你很漂亮，也有积蓄，对我的工作有帮助。”男人很有兴趣地说道。

男人自我感觉良好，不由地让梅青更为反感。她喝了口咖啡，也许是糖放多了，甜腻腻的不是滋味。真可笑，太不自量力了。

“你怎么不说话？”男人有些着急。

“噢，就这样吧！”梅青站起身解释，“我姐来电话让我回去给茫茫取两件衣服，今晚顺便让梅林给送到长春。”

男人恋恋不舍地站起来：“好吧，我陪你去。正好去





看看我的姑姑。”

“不用了，我还要去看个朋友。”

“既然如此，下次我再约你。”男人没有坚持。

两人站在门前礼貌地分了手。男人望着梅青远去的背影，怅然若失。

梅青刚打开房门就惊愕的差点喊出声来。

客厅沙发上的两个赤裸的男女正翻来滚去地纠缠在一起，男人肆无忌惮的冲撞，让那白胖的女人忍不住地呻吟着。

梅青的脑子乱糟糟的。她的心跳到喉咙口，跳到了她颤栗的手上。惊慌、尴尬、恶心……看着两个纠缠在一起的身体并没有停止的意思，她重重地关了一下门。

听见门响，付去成抬起累得大汗淋漓的脸，骇然地瞅着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梅青，呆若木鸡。

胖女人不停地喘息着，她瞟了一眼怒容满面的梅青，不慌不忙地穿着衣服。不一会儿，她站起身，没有半点愧色地从梅青的身边走了出去。

梅青无法理解她望着胖女人的背影，自言自语：“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呀？”

付云成麻利地穿好衣服。他习惯性地摆出一副傲然的神情，嘴里不满地嘟噜着：“你姐也真是，干吗把钥匙给你。多事……”



流水

“是我多事儿吗?! 你们……你们怎么好意思干出这种事情?!” 梅青怒不可遏地奔到桌前去抓电话。

付云成装着漫不经心地摆弄着头发，恬不知耻地说：“如果你想让你姐姐和我离婚，你就打电话!”

“你威胁我吗?” 梅青狠狠地扔下电话。她转过身，黑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我姐才走了几天，你就憋不住了! 真没想到，你这么下贱!”

付云成不自然地躲开她的目光：“啧，你这是啥话呀? 现在社会不就这样么，又不是我一个人。”

梅青无言以对。这社会怎么了? 为什么所有放纵自己行为的人总会为自己堕落的灵魂找个可以开脱的借口：社会的通病。

“小青，别和你姐说啊……” 付云成贱嘻嘻地恳求道。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 茫茫都十六岁了，你也不怕对她有影响? 你这样随随便便往家里领女人，你对得起我姐吗?! 对得起孩子吗?!” 梅青痛心疾首。

“哎呀，我就玩这一次还让你给撞见了……好啦，我保证以后再不往家里领，别和你姐说啊!”

梅青严厉地警告：“不让我告诉我姐可以，你必须保证，今后不准再发生这种事情!”

“行行行，我保证……” 付云成慢腾腾地点着烟。“哎，小青，你来干啥?”

“哼，给你女儿取几件衣服。” 梅青怒气未消。



“那你快拿吧。我还有事，走时把门锁好。”付云成站起身，干咳几下，叼着烟卷走了。

梅青抱着用网兜装着的几件衣服，闷闷不乐地站在电梯里。电梯的门开了。梅青的眉头不由地皱起来。今天怎么啦？不想见到的人偏偏总能见到；不想遇到的事也往往要遇到。

“哟，这不是梅青吗！哈哈……可把大妈想死了！又来看你姐啦？”迎面走来的是七楼的张大妈，也是那男人的姑姑。老太太今年六十岁，个子不高，胖得给人一种笨拙的感觉。她的身子骨非常硬朗，笑起来是满脸的和善。

“啊……是大妈呀……”梅青苦不堪言，只好硬着头皮打招呼。

张大妈亲亲热热地把梅青拉到走廊尽头。她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梅青呀，你也该为你姐省省心了。唉，要说你姐也真不容易，一个人把你们姐弟养大，还要为你们的婚事操心。不容易啊！就说给你介绍对象这事吧，你姐催问过我好几次了。说实话吧，我真的不想管了。我都给你介绍六个了！你说你这个挑呀，不是矮了，就是高了；不是胖了，就是瘦了。我这一辈子给别人介绍不少对象，不是大妈我自夸，我是介绍一对成一对。咋到了你这就……我这个人就是个热心肠，也是可怜你姐不容易。梅青，你说大妈这次给你介绍的这个人咋样啊？一米七五的个头，

不高不矮；人长得也不胖不瘦。大专文凭，在市委办公室工作，今年三十一岁。哈哈，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梅青的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挺好的。就是……”

不等梅青说完，张大妈满脸喜气地打断她的话：“哈哈，好就行，好就行！梅青，我跟你讲，这小伙子是我娘家的侄子。人品好得没法说，一不抽烟，二不喝酒。现在你上哪儿去找这样的男人啊！哈哈，啥时候给大妈送个猪头来啊？不，应该让我侄子送。瞧我一高兴话都说反了。哈哈……”

梅青越发尴尬：“……大妈……”

“哟，哈哈！瞧你，咋还不好意思呢？脸都红了，这有啥害羞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嘛！都啥时代了，你咋比大妈还封建呢？哈哈，真是本份的老实人啊！你看大道上的那些男男女女，也不背着人，当面又搂又抱又亲的，哎呀，老天呀，真看不惯！对了，差点忘了正事。梅青呀，我侄儿请你晚上到他家吃饭，顺便商量一下，把日子订下来。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们都不小了，早点把婚结了，我和你姐也就放心了！哈哈，以后就别叫我大妈了，叫姑姑，我听着也顺耳！”张大妈乐的眼睛成了弯弯的月牙儿。

梅青终于忍不住了：“大妈，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张大妈探过头来，爽快地说：“叫姑姑。有啥事儿就跟姑姑说，该要的东西咱一样也不能少！”

梅青实在不忍心伤老人的这份热心。但这终身大事非同寻常，又不能不说。她艰难地嗫嚅着：“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啥？你说啥？！”张大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张大嘴巴，瞪着双眼吃惊地问道。

梅青虚弱地躲开她的目光，果断地说：“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梅青啊梅青，你这孩子太让人……”张大妈失望极了，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她眨着松弛的眼皮，不解地望着梅青。费力地咽着唾液，“你说咋个不合适？是我侄儿配不上你吗？”

“不不……不是。我怕他看不上我，我高中还没毕业。”

张大妈松了一口气：“咳，你这个孩子啊！实话告诉你吧，我侄儿早就看上你了！在这以前，他在我这儿见过你，一直惦记着呢！是他让我提的这门亲。哈哈，我当啥事呢！放心吧，他要是看不上你，我也不能提。”

梅青追悔莫及。无意中又把自己推向了一个更加窘迫的地步：“……我，大妈，我……我现在还不想找。”

“不想找？”张大妈的脸色冷了下来，“不想找！为啥不想找啊？！你不想找对象，你姐干嘛总缠着我呢？看我老太太好要是不？！不行，我得去问问你姐，这叫啥事啊！”

流水

梅青慌忙拦住她：“大妈，我姐上长春了，你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她。结不结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想让别人管。”

“梅青啊，人活着可要实际些。你就是再有本事，也要有个男人在你身边陪着。这女人要是不结婚，谣言可就多着呢！这人嘛，啥难听的话都能说出来。这话可又说回来了，我侄儿是要貌有貌，要才有才。我给他找人算过，用不了五年，准能当上副市长。你说女人这辈子图个啥？不就图嫁个有本事的丈夫吗？！常言说，夫贵妻荣。我侄儿要是当了市长，你还愁啥呀？不用工作也过得比一般人强吧？让我说，有好的就得抓住，该结婚就得马上结婚。我和你大叔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可没像你这样东挑西拣的。我们刚见了两次面就订了婚，一个月后就结婚了。十九岁生的我家老大。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你也看到了，我们养了七个儿女，现在都有工作。我大儿子还在美国哩！哪个孬了？！你大叔现在退休了，一年也不少拿钱。梅青啊，别这山望着那山高，这人的命运是生来就注定了。就凭你能找到我侄儿算不错了！如果我没记错，你今年二十八了吧？马上就要三十了。三十岁的女人谁要啊？！”张大妈可谓苦口婆心，她从自己生活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从现实的社会各种关系入手，对梅青进行了详细而耐心的劝导。

梅青心里颇不舒服。张大妈刻意强调她的年龄让她很为反感：“既然大妈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实话实说。婚



姻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讲是一种缘分。我和你侄儿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我根本就没有看上他。”

“你没看上他？为啥？！他哪儿不好啊？！”张大妈像似挨了当头一棒，愤慨万分。她的眼珠子几乎都瞪了出来。

张大妈异常敏感的反应更增添了梅青的几分无奈。她的心中涌起一种涩涩的苦味：“我也说不好。总之，我不喜欢跟他在一起。”

“为啥？！梅青，大妈为你操了不少心。今儿大妈就要一句实话，你因为啥看不上我侄儿？”张大妈弄不明白，她摆出一副追根问底的架式。

“我……我不喜欢看他的眼睛。”梅青十分为难地回答。

张大妈更糊涂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咋的啦？他的眼睛也不近视，啥毛病也没有啊！”

“他……他的眼睛一大一小，我看着别扭。”

“哎呀，梅青！你这是上菜市场买大萝卜呀？！挑得这么仔细。就你这个挑法，这辈子也找不到对象！”此时的张大妈一改往日的慈祥，嘴咧得像吃了个苦瓜，声音又尖又酸，“说句不好听的，我们还没挑你呢！就凭我侄儿现在的位置，啥样的找不着！咱也得扒拉扒拉。哼！别以为你有个楼就了不起了！眼睛往上看，瞧不起人是咋的？！你再有钱，我们也不稀罕！说白了不就是个体户吗？在光阳市开美容店的有的是，有啥呀！我侄儿可是个大学生，国家正式干部。不同意拉倒！啥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糟

踏谁呀?! 我们还没看上你呢! 哼, 就凭你那点儿文化水平, 能再找个像我侄儿这么好的, 我老太婆算白活了! 哼!” 张大妈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满肚子的怒火, 怒气冲冲地走进电梯。

梅青望着电梯的门,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转身走出楼门。

一个人盲无目的地在马路上独行, 一切犹如梦一般真实而又恍惚。虽是黄昏, 街面上依然喧闹, 所有的高楼大厦都被罩上了一层黯淡的光芒。

梅青的情绪是抑郁的。她虽行走在繁华的地带, 却如同行走在一片死寂的旷野里, 拥有着无边的落寞与寒冷。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社会, 不得不重新看待身边的各种人物。整个下午她都不痛快, 心里特别矛盾, 她不知道该不该把今天下午看到的一切告诉姐姐。

梅青七岁失去了父亲, 十岁没了母亲。是二十二岁的姐姐梅英, 用她单薄的肩膀挑起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重担。姐姐用摆小摊挣来的钱抚养着弟妹, 使一个破碎的家重新沐浴在温馨、慈爱的光辉里。为此, 梅青从内心深处对姐姐有种特殊的感激和敬意。

也许是从小就感觉到自己与别的孩子不一样, 梅青喜欢独来独往, 性格变得孤僻、多愁善感, 做事总是小心谨慎。